

小小畫廊的誕生(三)

藝術天地 趙之境

1989年秋天，金黃的落葉鋪滿校園小路的時候，「小小畫廊」迎來了首次展覽——「扎蘭屯師範學校美術教研室教師作品展」。展出的全部是水彩畫，題材都是扎蘭屯近郊和師範學校的風光。

我們畫學校對面的山，畫雅魯河的秋天，畫校園裏那排老楊樹，畫冬天操場上踢球的學生。學校統一製作了畫框，木頭邊角，玻璃面，雖然不豪華，但整齊乾淨。整體看上去，竟然很有專業性。

開幕那天，徐鳳儒校長帶着學校領導班子全體到場。他沒有講話，只是安靜地一幅一幅看畫，偶爾停下來問一句：「這是哪裏？」「這張是誰畫的？」看到自己熟悉的校園景色被畫成水彩掛在牆上，他笑了。

來參觀的學生絡繹不絕。不到200平米的空間，一下子湧進太多人根本轉不開身。我們只好安排限流，排隊進入。門口排着長長的隊伍，學生們一邊等一邊往裏張望。展廳裏很安靜，只有腳步聲和偶爾低低的議論聲：「這是咱們操場！」「這是張老師畫的！」「你看那棵樹，就是鍋爐房旁邊那棵……」

那一刻我忽然覺得，這個「小小畫廊」真的具有了生命力。它從一間刷白的舊倉庫，成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藝術空間。哪怕它很小，哪怕燈光不夠專業，哪怕畫框是學校統一做的簡易木框，但這些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有人在看畫，有人在畫裏認出了自己的生活。

從那以後，「小小畫廊」定期更換展覽。每年一屆的學生優秀作品

展成了固定節目。學生們的畫第一次被裝進畫框、掛上牆壁、接受別人的注視，那種驕傲和認真是從課堂上得不到的。有些平時畫畫吊兒郎當的學生，為了能入選展覽，開始主動加練。整個學校的美術氛圍，因為這個小小的空間，一點點濃了起來。

很多年後，我離開了扎蘭屯去過很多地方，見過很多大美術館、大展覽。但我始終記得那個隔壁就是鍋爐房的「小小畫廊」。記得它不到200平米，記得它冬天要靠隔壁的暖氣才能不那麼冷，記得它門口排着長隊的學生，記得那塊白底黑字的木牌匾。

它很小，小到不值一提。但它在一個極寒之地、一所普通師範學校的角落裏，認真真地存在着。它告訴那裏的每一個學生：藝術不是高高在上的東西，它就在你身邊，在你每天走過的校園裏，在你畫下的那一片雪、一棵樹、一個踢球的下午裏。

這，就是「小小畫廊」的誕生。也是一粒種子，落在土壤裏的聲音。



●《駿喜銜瑞》68cm x 68cm 紙本設色。(2026年) 作者畫作

吳楚帆正義

沈西城 沈西城

華南影帝吳楚帆生前有兩大綽號：「嘜嘜王」「大聲公」。「嘜嘜王」非指其長氣，而是痛罵奸商而得名。1937年盧溝橋事變，日軍鐵蹄南下，國難當前，香港影圈分成兩派：一派奔走吶喊，響應抗日；另一派，大老闆味良背知，藉香艷神怪片迷惑民心，大發國難財。吳楚帆恥食周粟，懲強擊惡，誓罵黑心老闆，片商怕了他，背後叫他「嘜嘜王」。至於「大聲公」，早已名聞影圈——吳二哥（吳楚帆）嗓門獨大，說起話如雷鳴耳邊，嗡嗡發響。

1971年深秋，恩師鍾平帶我前往見吳楚帆。是日風和日麗，中午乘巴士到佐敦，直上敦煌酒樓。甫進大堂，已聽到一把洪亮嗓音在說話。鍾平笑道：「二哥到了。」走至大廳角落一張圓椅子，身材高大、穿上黑色外套的吳楚帆，正跟盧敦、李晨風在聊天。鍾平走到椅前，坐下道：「二哥，今天我介紹一個世你認識，他是你的忠實影迷。」我畢恭畢敬地叫了一聲：「楚帆叔。」他直瞪眼：「不好叫老我，叫我二哥」，後來方知二哥怕老，不喜人稱「叔」。坐下，才呷了口茶，二哥便問我最喜歡他哪部電影？答以《香港屋簷下》《危樓春曉》《人海孤鴻》。二哥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世侄，你不講我都知道！」奇怪，他怎會知道？二哥說：「電影入面有金句叫嘍！」對對對，《香港屋簷下》的「食碗面，反碗底」深入人心。我跟二哥一同做起了手勢，哄堂大笑。我說二哥演技精湛，二哥擺手：「有敦叔在，我算乜！」盧敦胖嘟嘟的臉顫動起來：「二哥又來啦，你是影帝呀，我也都；不是！」我們都笑起來。

那時李小龍熱方起，一部《唐山大兄》成為港人偶像。二哥跟李小龍合作多，我便向他打聽李小龍。吳楚帆扳起手指，算了一算：「一二三……我跟小龍至少拍了五六部戲，呢條靚仔好醒目又精靈，又好鬼百厭。」李小龍父親李海泉知他頑皮，怕在外面生事，常施夏楚。你有你施，他有他皮。吳楚帆道：「小龍生平最怕兩個人，一個是他老實，一個就是我。他見到我，就不敢鬼。好多時在片場跑來跑去，有人制得住他，我大聲一喝，就乖乖坐低。」說時雙眼圓瞪，不怒而威，大可代替關德興演黃飛鴻。以為是我瞎想，原來真有人邀請他拍武俠片。他說：「我不拍這種片，只拍有教育意義的電影。」「中聯」「華聯」就是他的本營。

奇妙的旅程

車淑梅 車淑梅

因為安全問題，本來飛摩洛哥探撒哈拉沙漠的行程被迫取消，旅行社提供選擇「寧夏/內蒙西北大漠文化之旅」，想不到竟然迎來了一次大開眼界的奇妙旅程。

首先，飛機到達寧夏銀川，那是當年西夏王朝首都「興慶府」，賀蘭山上的岩畫都被紅點標記着，記載了不少遠古故事，「歲月失語，惟石能言」。踏足賀蘭山這兵家必爭之地，背誦着岳飛《滿江紅》「駕長車，踏破賀蘭山缺」，別有一番滋味。

寧夏「沙湖」旅遊景區是網紅打卡熱點，小碼頭的石碑上面「沙湖」二字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墨寶，細心一看「沙」少了一點，「湖」多了一點，原來寄望風沙少一點，湖水多一點，意義深遠！

馳名中外的「阿拉善英雄會」是頂級越野賽車的場地。我們在四驅車上，在強勁的音樂中，蒙古大哥純熟的駕駛技術下，穿越了不同的沙丘，直奔駱駝湖、楓葉湖和被稱為「地球的心臟」的烏蘭湖，那裏是一個心臟形的鹹水湖，夏天湖水會呈鮮紅色。途中見悠閒的駱駝駝在沙漠上曬太陽，令人陶醉。

寧夏西部「中衛市」的夜市別具情趣，音樂酒吧餐廳林立，處處豪情金句：「人和人最好的距離，是五瓶啤酒，五瓶以後就開始你聽我說了」、「開心事有兩件，一件12瓶，兩件24瓶」……現場更有小型大聲公可跟台上歌手大合唱，太有趣了。

到了騰格里沙漠的沙坡頭即走到沙漠的最盡頭，一個個現代化的蒙古包出現眼前，內有舒服的床鋪、獨立浴

廁、冷暖空調、Wi-Fi等。有燒烤和啤酒，晚上更有篝火晚會，大夥兒圍着篝火跳着唱着，氣氛高漲，完結時還有煙火爆響。深夜，天上繁星密布。

早餐是清淡的饅頭和青菜，幸好我們遇到了超級優秀的導遊馬茹，她大學剛畢業4年，十分敬業樂業，早一天已派上各式麵包糕點、果汁、香腸、水果等等，結果我們真的全都吃光了。她的細心還包括每次到酒店前都會通知先將房間空調打開；到沙漠前派上膠袋，提醒千萬別將電話掉到沙上，沙子會無孔不入；北方菜重口味，她就預備了香口膠和牙線。一次遇上了洗手間缺水，她竟然就站在門外遞上乾、濕紙巾，她總是無微不至、無處不在。她聲調悅耳是說故事能手，將「西夏文化」和「吳忠早茶」等等都說得有聲有色。

除了小茹，團中更有最佳領隊攝影高手易先生，他察覺我們手抓羊吃多了，就主動轉了美味的清蒸魚；還有旅遊巴士的師傅，他總在我們上車前開足空調，每次都把旅遊巴士泊到景點最前方，讓我們少走幾步，這鐵三角令人難忘。恭喜潮國全先生有這樣出色的好同事。小茹預告將是十月新娘，恭喜恭喜！這位善解人意的姑娘必定也是最佳的太太。希望小茹婚後繼續在業內發光發熱，期盼旅遊業界有更多的小茹。



●我們在烏蘭湖穿上踏沙鞋套的大合照。 作者供圖

一折千年宋韻東坡夢

陳復生 陳復生

第一次到西九戲曲中心，第一次現場欣賞整齣浙江越劇。

只因疫情後，已習慣少去人多聚集的地方，例如電影院、劇場和音樂廳等。感謝程治平兄邀約，觀賞他夫人、著名劇作家何冀平老師的新作——越劇《蘇東坡》，走進這座香港戲曲表演的殿堂級場地。

感謝何文匯教授陪同引領，自戲曲中心啟動以來，他已上台主禮致辭，又經常獲邀欣賞粵劇，台上台下再熟悉不過，這天由何教授親自導賞，對戲曲中心瞬間親切起來。

何教授和我都不是上海人，半句上海話也聽不懂，但何冀平老師一直是我欣賞的編劇名家，多年前我們曾合作攝製電影。蘇東坡是我敬佩的古代文豪，尤其喜愛其詩詞作品，故此，祖籍廣東南海、講粵語的何教授和我，成為了這齣越劇的稀客。

期待的蘇軾詩詞經典名句，在何老師的妙筆生花下，穿插浮動於劇中：「明月幾時有？……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

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「大江東去浪淘盡」「十年生死兩茫茫」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「一點浩然氣，千里快哉風」「一蓑煙雨任平生」……

由香港劇藝名導司徒慧焯導演，配合整個本地舞美團隊主創，跟越劇名家茅威濤老師率領的浙江小百花越劇院（浙百團）全女班演出，糅合得天衣無縫，在兩個多小時內，將觀眾引進如夢如幻之境——恰如其介紹：詩化寫意的美學風格，結合現代舞台設計，以江南越劇獨特的「全女班」演繹一折千年宋韻東坡夢。

很久沒有這股思潮起伏、動人心弦的感覺，也許是對人物、情節、詩句較為熟悉的緣故。劇終以《定風波》「一蓑煙雨任平生」名句，道盡蘇東坡於蒼茫天地巔沛流離的一生，而獨白後的終極吶喊：「誰怕。」更是神來之筆，點睛之妙！



●跟何文匯教授（左）、何冀平老師（右二）和程治平兄（右一）觀賞越劇《蘇東坡》。 作者供圖

洗腦單曲《Ms.Potato》爆紅

路芙 路芙

近期如果你的社交媒體頁面沒有被「P-O-T-A-T-O」這段旋律洗腦，那你可能暫時脫離了網絡潮流。來自廣東的網紅陳土豆，憑藉一首洗腦單曲《Ms.Potato》，在短時間內席捲海峽兩岸暨港澳，不僅讓安心亞、中信啦啦隊爭相Cover，更在網絡上掀起一股模仿狂潮。陳土豆的爆紅並非偶然，她為我們揭示了一個互聯網熱潮究竟如何形成，以及創作者該如何突圍的經典案例。

要形成熱潮，首先要有讓人記住的能力。陳土豆的成功，最關鍵的一步在於她建立了極強的反差感與辨識度。在滿是濾鏡美女的網紅圈中，她以一頭利落平頭和中性打扮現身，不走精緻路線，反而專注於搞怪與浮誇表情。這種「去性別化」的形象，讓觀眾感受到的真誠與自然，就像身邊的雲端好友。無論是模仿網紅周媛的「眼神靈動」，還是用魔法打敗魔法來應對哭鬧小孩，陳土豆都展現出獨特的「惡童」魅力。這告訴我們想帶動熱潮，必須找到屬於自己的標籤，而不是盲目跟風。

一個風氣的形成，往往需要一個極具傳播力的「梗」或「作品」作為載體。《Ms.Potato》這首歌完美充當了這一角色。它的歌詞極度洗腦，「I'm Ms.Potato, P-O-T-A-T-O」的拼寫節奏讓人聽一遍就忘不掉。更重要的是，陳土豆為這首歌搭配了極具記憶點的舞蹈和誇張的瞪眼、嘟嘴表情。這不僅是一首歌，更是一項低門檻的「挑戰」。當安心亞等藝人加入，將這種「瞪眼吐舌」的神韻完美還原時，病毒式傳播的開關就被徹底打開了。因此，想形成熱潮，你需要創造一個簡單易模仿、且有二次創作空間的內容載體，讓大家都參與進來，成為熱潮的一部分。

陳土豆的爆紅曲，安心亞的Cover起到了決定性的點火作用。安心亞完全拋開偶像包袱，神還原了陳土豆的精髓，被網友笑稱「沒叫你超越原版」。這段影片不僅觀看次數破百萬，更引來陳土豆本尊親自留言互動，形成了夢幻聯動。隨後，黃氏兄弟等不同圈層的網紅加入，讓這股熱潮從抖音擴散到Instagram等各大平台。這說明，當你的內容具備潛力時，借助關鍵節點的力量，能讓熱潮迅速突破同溫層，實現指數級增長。

陳土豆的經歷告訴我們，想在互聯網形成真正的熱潮，絕非靠運氣。從確立個人風格、創造優質內容載體，到借助關鍵節點引爆擴散，每一步都需要精準布局。正如她所言，要敢於脫離舒適圈、展現真實自我，才能抓住屬於自己的流量密碼。

「的確良」印記

百家廊 李大夫

「的確良」是一種布料的名稱，也曾被稱為「的確涼」和「的確靚」。可以說沒有一種布料像曾經的「的確良」那樣風靡過、流行過、興盛過和衰退過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那真可謂「天上太陽亮堂堂，地上『的確良』堪比俏嬌娘。」「的確良」以其耐穿、挺括、不縮水、不褪色等優點，規避了棉布的大多數缺點而受世人喜愛。特別是在票證年代，「的確良」除了無須布票外，更受人們青睞的是其耐用美觀時尚，成了當年人們追求的香餡餅。

我工作時，因棉布還是憑票供應，每人每年僅發一丈二尺布票，所以着裝均由母親統籌安排。上班不久，母親便拉我去扯上兩塊府綢布做了兩件襯衣，母親說你是有工作的人咯，要穿體面一些。不久，市面上出現了「的確良」，雖說不要布票，但要憑「的確良」券進行供應，價格也相對高一些，一些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穿上了「的確良」，很有品味、很是時尚。母親見狀，也想給我弄上一件，於是對父親說：「你不是和商業局局長很熟嗎，兒子這麼大了，你能不能去走個後門，去弄張『的確良』券來，讓兒子也做件『的確良』衣服，年輕人穿帥了，對象也更好找。」父親雖不想去走後門，但母親那句更好找對象的話讓他聽得很是入耳，於是豁出老臉去弄了張「的確良」券。當我穿上那件葱白色「的確良」襯

衫時，母親在我面前細細端詳了半天，連聲誇道：「人穿衣裳馬要鞍，兒子，你穿上這『的確良』真是帥呆了！」

有年夏天，城郊供銷社調來幾匹蘋果綠顏色「的確良」，消息在廠裏家屬中傳開，師娘們都在絞盡腦汁想方設法去弄供應券。我聽說師妹也想做件蘋果綠襯衫，於是自告奮勇去幫忙弄券。因當時的供銷社主任我熟悉，曾是二叔當年檢察院五人辦公室裏的小跟班，綽號叫「老鄒鬼」，二叔他們經常在家打平伙時，他總喜歡我一道去跑腿。

來到供銷社二樓主任辦公室，我不管裏面還有旁人，往裏一站，便大大咧咧說道：「老鄒鬼，能不能送我張『的確良』券？」老鄒鬼一聽，眉頭皺起，似不認識我一般，坐在藤椅上跟別人閒聊。我呆站那許久，感到無地自容。過了一會，辦公室剩下我和老鄒鬼兩人，他才怒道：「你這吊毛灰，沒大沒小的，我現在好歹也是個主任，你在這麼多人面前叫我老鄒鬼是啥意思？」我一下反悟過來，趕緊嬉皮笑臉央求道：「鄒主任，對不起，你大人不計小人過，行個好，我在女孩子面前誇過海口，給個面子，就支持一張吧。」老鄒鬼聽罷，又好氣又好笑地從抽屜裏摸出一張券來，嘴邊罵道：「你這赤痢鬼，拿去快滾。」我拿到這張「的確良」券後，老鄒鬼的訓斥似乎也似乎很動聽了。

「的確良」經拉又經拽，經洗又經

曬。還有人說：「『的確良』穿也8年，不穿也8年。這種耐穿又時尚的布料，姑娘們談對象時最喜男方送上幾塊『的確良』，因為「出嫁不給『的確良』，你媽我也不叫娘。」那時，人們嚮往的幸福生活只不過是：「種紅薯、吃細糧，穿的莫過『的確良』。」

我還記得在一次廠裏的職工大會上，廠長在布置完生產任務後，突然高調宣布一個重大好消息：國家已決定在永安建一座大型維尼綸廠，專門生產「的確良」，我們離永安這麼近，近水樓台先得月，要不了多久，大家就能買到夢寐以求的「的確良」了。大家聽後，都激動萬分，死勁地鼓掌，把手都拍紅。

隨着「的確良」的供應越來越寬裕，品種也越來越多，「的確良」布相繼問世，「的確良」解除了憑票供應制度。記得有年春節，大年初一的街道上，人人都穿上清一色深灰「的確良」衣服，樣式均一樣，都為小翻領、外貼兩個口袋的小西裝，但大家臉上卻洋溢着歡樂、幸福、愜意的表情。隨着社會進步，人們開始追求高品質的生活，特別在着裝上更是追趕時尚潮流，追求舒適性、多樣性和個性化。「的確良」因其透氣性和舒適性較差，漸漸地淡出市場。

「的確良」從輝煌到沒落，經歷了科技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過程，但其影響力在時代前進的步伐中留下了一段難忘的印記。

俱懷逸興壯思飛

文公子 文公子

上星期四（4月23日），在群組突然收到一段信息：「岑逸飛（飛哥）今早在萬悅在飛飛徹夜陪伴下安詳離世歸道山。飛哥今年驗身時發覺癌細胞擴散至多個器官，以平常心坦然面對。雖有心理準備，噩耗傳來仍感惋惜。難忘飛哥的笑容、談吐、風采。博聞強記，學識淵博，聲線響亮，令人如沐春風。飛哥豐盛人生，有紅顏知己飛嫂為伴，應無憾矣。願飛哥安息，飛嫂節哀保重。飛哥永遠活在我們心中。」

得悉香港中文大學（中大）的前輩師兄、公認博學的文化工作者岑逸飛先生離世，哲人其萎，深感惋惜。享壽81歲的岑逸飛師兄，本名岑嘉駟，外號山今老人，人稱「飛哥」，由於深喜李白詩句：「俱懷逸興壯思飛，欲上青天攬明月」，因而

取名「逸飛」；生前活躍於傳媒及文化界，曾出版多本著作，題材多元，涵蓋哲學、管理及古典文學賞析；也在大氣電波與報章專欄，留下不少智言雋語，對世道人情，多有啟發。飛哥亦常為各大學擔任客座講師，曾開辦傳授中華智慧的商業管理課程。

飛哥一生，充滿正能量。1964年以自學形式，成功考入中大新亞書院；首年修讀生物，後轉修化學，由於不喜實驗室生活刻板，遂親往說服國學大師唐君毅教授，打破當時理學院學生不能轉讀文學院的規定，成功轉讀社會工作學系，立志成為社工。然而，在1965年隨大學交流團外訪，於台灣遇雨受寒後高燒不退，最終被診斷患上「橫置脊髓灰白質炎」，導致永久性半身癱瘓，自此終身需以輪椅代步。他亦因此停學3年，逐步適應殘疾生活，但由

於不便做社工家訪，故於1968年重返中大時，轉讀哲學系；1970年畢業後，再完成哲學碩士課程。

頃罹惡疾、終身半癱，飛哥卻能豁達面對，且能殘而不廢。他以香港首位殘疾運動員身份，於1971年代表香港到英國愛丁堡參加桌球比賽，擊敗了阿根廷代表；再於1972年考獲駕駛執照，成為全港首位懂駕車的傷殘人士。

飛哥熟讀諸子百家，愛研《易經》，有「易學專家」之稱，於節目中常引用《易經》內容。近年與時並進，將《易經》搬上互聯網，除於YouTube頻道「易經看世界」中分析世事外，更主持《山今養生智慧》影片系列，分享對養生與《易經》之體悟。據報道，其最新著作《亂世易經生活智慧》（暫名）剛由編輯修訂齊稿，原定於今年7月書展出版，未料此書竟成飛哥絕唱。